

伞骨里的春天

■ 卢蕊仪

整理父亲旧物时,我翻出了一把伞,伞骨已然锈蚀,伞布也早已褪色发白,然而伞柄上却还依稀可辨几个歪歪斜斜的小字:“高二三班”。目光触及这行字,时光骤然倒流,昔日教室后门小窗上那方窄窄的玻璃,仿佛又浮现眼前——那方玻璃是老师凝望我们的眼睛,也成了我们曾经惶惶不安的源头。

那时我们刚上高二,新来的班主任姓李,身材高瘦,表情严肃,常年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军绿色外套。他走路轻巧,总无声无息出现在教室后门,一双眼睛透过那扇小窗,锐利如探照灯般扫视着教室。每每我们稍作松懈,那扇小窗便准时映出他冷峻的面容。那方小玻璃成了悬于头顶的戒尺,也成了我们心里挥之不去的阴霾。

一个午后,天阴沉如盖,最终雨水如注倾泻而下。放学后,我站在校门口踌躇难行,雨帘厚密,仿佛隔断了回家的路。正焦灼间,身后忽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转头看去,竟是李老师!他脚步轻捷,悄然立在我身旁,抬头望了望密布阴云的天空,又低头看我一眼,便转身往教学楼方向去了。我一时茫然无措,只觉更加孤零。

正惶惑时,老师却又回来了,手里撑开一把伞递到我面前。伞骨陈旧,伞面蓝布也已褪色,却干净整齐。我有些迟疑地接了过来,伞骨忽然弹开,甩出几星雨水,其中一滴恰巧落在了老师洗得泛白的袖口上。他并未在意,只是温和道:“拿着吧,本来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这句话如细雨润物无声,轻轻敲落在我心上。我这才惊觉,原来他这间小小办公室的门后,整整齐齐挂着一排样式各异的旧伞,竟是为学生准备的。那排伞像列队的士兵,默默守候着每一场不期而至的雨。那一刻,老师沉默而坚定的背影,在我眼中竟如此高大,恍若撑开了一方遮风挡雨的穹顶。

后来,我毕业远去。时光匆匆如流水,待我辗转打听李老师消息时,才得知他已因病辞世。闻讯瞬间,心口仿佛被什么重重撞击了一下,那扇后门小窗又清晰浮现眼前——玻璃上仿佛还有他目光的余温,而窗框边缘那道刮痕,则是我少年顽劣时曾用尺子刻下的印记。当年他总俯身于此,额头轻轻抵着玻璃,那刮痕便正好成了他垫额之处。原来他目光的每一次停

驻,都默默承担着我们所有的不羁与懵懂。

如今,我也执起教鞭立于讲台之上。不知不觉间,自己办公室的门后,竟也悄悄挂起了几把伞,它们静静守候着,随时准备为某个猝不及防的少年撑开一方晴空。

昨日课间,我轻轻推开教室后门,无意间瞥见门框小窗上,正映出几张少年专注的脸庞。我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面孔,最后停留在一处——那里,一道细长刮痕隐约可辨,如时间轻浅的刻痕,如师者深沉的印记。

原来,每一扇沉默的窗后,都悬着一轮无声的太阳;每一把不起眼的旧伞里,都折叠着一个等待被撑开的春天——那春天并非为了自己盛开,而是为了在风雨猝然来袭时,给某颗年轻的心以庇护,以最朴素的方式证明:纵使世界大雨滂沱,总有人默默为你准备着归途的屋檐。

伞骨虽旧,撑开的却是永不生锈的晴空;门后挂着的,何止是遮雨的器物?那分明是师者无言的诺言,悄然立于岁月必经的路口,默默守望每一场青春必经的淋漓风雨。

秋的心扉

■ 蔡日良

多久未提起写诗的诗
我不知道

这个季节是否安好
大地铺满春华秋实
而这都不属于我

我的心扉
如秋叶飘落

人生的旅途中
不奢望,不渴求
有四季的绚烂鲜花
但求有秋收获

载上梦的翅膀
去寻觅
秋意的自由
和一个诗意的灵魂

写给八月

(外一首)

■ 荔木子

时光没能留下
八月里的对话 捎走了
咸咸的汗水
红红的喜庆
蝉声落下几缕微凉
重复节奏

绿色挂在枝头
那山岗 那田野 那堤岸
没一处养分被荒废
岁月 在收割
一桩又一桩的祈望

把你揣进故乡吧
无论什么样的过去
不管怎样的未来
根深深钉在那里

折断的莲花

你是折断的花
举起被揉碎的月色
清荷的舞台
走到哪里都是仙子

在这暗夜
没了霓虹
我把你的孤芳还给水
你的傲骨
更加坚挺 竖直

锯一轮圆日来悼念
满地花瓣抖成雪衣
让风割断脐带
心还是向着你的蓬

菠萝蜜

■ 梁培英

盛夏的周末,恩师请我们十几个同学吃菠萝蜜。到门口就闻到那股熟悉的甜香味,这是熟透了的菠萝蜜才散发出的味道,没有成熟的菠萝蜜在树上静静地挂着,披着青色的粗衣,没有一丝香甜味。

我们十来人,每人手捧一块已切出来的菠萝蜜,把藏在微黄色丝囊里面、金黄软糯的饺子似的菠萝蜜,一包一包挖出来,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瞬间,唇齿如蜜。那晚,大家在满屋甜蜜的氛围里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菠萝蜜是热带水果,不像椰子、榴莲那样出名,却是世界上最重的水果,一般重达5~20公斤,最重可以超过59公斤,非常适合亲朋好友共同分享的一种水果。记得小时候,每到盛夏,外婆娘家送了菠萝蜜,她总让舅舅骑着自行车把最大的那个送来我家,十几公斤的菠萝蜜,全家人吃了两天才吃完。外婆说菠萝蜜是大补水果,很有营养,可是难买到,农家人都是在自己家前后空地上种上一两棵,每棵树只结几个果,一般都是自己家人吃,很少拿去卖的。幸好,她娘家种了几棵可分给亲戚们吃。有一年舅舅外出打工了,外婆和她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竟然在一个炎热的夜里,扛着一个十几公斤的菠萝蜜,步行十几公里的山路,披星戴月来到我们家。那个年代,没有路灯,没有公交车,没有电话,没有冰箱,而两个母亲,为了让她们的至亲及时吃上这一年一次在盛夏结果的菠萝蜜,不辞劳苦在黑夜长途跋涉!那晚的菠萝蜜最是甜蜜无比。

虽然从小就喜欢吃菠萝蜜,可是真正认识菠萝蜜树却是在结婚后。逢过年过节,都跟老公回乡下老家,到家门口第一眼,就看到那棵高于三层楼,郁郁葱葱的菠萝蜜树。站在树下,如站在一台天然的空调边,清凉宜人。树果高高低低散挂在树干上,各果成熟时间不同,前后竟相隔两个多月之久,闻到有菠萝蜜特有的甜香味,就知道哪个果子熟了。菠萝蜜果子在树低处的容易摘,伸手或用梯子就可以摘下来,有些长在几米高的

树枝上的,采摘就是一项难的技术活了。十年前回乡下过中秋节,中午时分,在树下乘凉,突然一缕菠萝蜜香从树顶上飘下来,抬头向树上搜索,发现一只小小的菠萝蜜藏在树顶层的树枝上。“这时节还有菠萝蜜啊!”正纳闷,家公从家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一个竹篮和一把镰刀,一边爬树一边说:“这是今年最后一个成熟的菠萝蜜,正好给你们过节吃。”我看着家公敏捷地爬上树,惊讶地连忙挥手:“不要爬上去,危险,我们不要吃。”“没事的,我习惯了。”只见七旬的家公站在菠萝蜜下方一根结实的树枝上,身体依偎着树干,双手用绳子把竹篮绑在菠萝蜜底部,然后把绳子另一端绕过树枝,再用刀切断菠萝蜜果柄,最后拉动一边绳子,让菠萝蜜装在竹篮里吊下地来。我目瞪口呆,双手发抖接过菠萝蜜,旁边的小叔却笑着说:“摘高处菠萝蜜都是这样的。”我看着金灿灿的菠萝蜜,眼前浮动着一个驼背老人在高高的树上爬行的影子,菠萝蜜的果香变成了五味杂陈的滋味。

菠萝蜜树全身是宝:宽厚革质的叶子是农家人做垫的首选材料;大大的果子是盛夏最甜蜜的果实,果实里的核都是营养丰富的美食;粗壮的树干是做家具的资源。它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者,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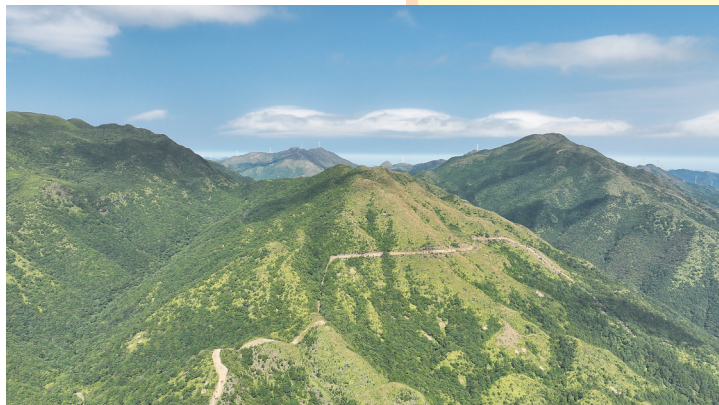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荔红时节(中国画)

■ 张海燕



山峦叠翠

■ 马迹